

现代温情休闲小说
金马甲系列



刘书平 著

风雨情缘

新华出版社

风 雨 情 缘

刘书平 著

新华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情缘/刘书平著. —北京:新华出版社, 1996. 12
(现代温情休闲小说系列)

ISBN 7-5011-3440-5

I. 风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4725 号

现代温情休闲小说系列

风雨情缘

刘书平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顺义小店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05 千字

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ISBN 7-5011-3440-5/I·178 定价: 8.80 元

刘书平

生于1955年。湖北竹溪人，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编辑职称。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，少奢望，爱读书，乐写作，以勤补拙，以文助兴，数年其乐不改，多次发表作品，并获过奖，1992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集《黑山风流事》。93年至异地工作，只因贫于勤思，少了耕耘，故收获甚微。好在追求未泯，其乐如旧。



冬日里，天气很冷，下着皑皑白雪，整个城市不再阴暗，不再瘦枯，街道两旁的树枝变成了臃肿的银条，车辆和行人都成了洁白中的点缀。我不敢走出编辑部，和秋石坐在屋里编稿，手冻僵了，便搓一搓，放在口边哈点热气，脚冻疼了，便站起来跺跺。

我说：“这刊物没一篇好稿，不管是政治的还是艺术的，不管是人物活还是语言美，一篇好稿都没有。”

秋石说：“在纷繁的世界里，所有人都看中钱了，哪还有心思从事写作。”

我说：“依传统的、正统的基督教观念，人类是完美的、天真的、愚蠢的、快乐的，赤裸着身体在伊甸乐园里生活的，后来，有了知识，有了智慧，终于变得堕落了。有人借文学作为桥梁，闯入仕途挣雪花银了；有的下海捞钱当富翁，独霸女人世界。”

我和秋石同时慨叹，叹世界滑稽，叹四季轮回迅速，亦叹人的理智的削弱。

门外进来个人，是女的，我不认识，秋石也不认识。这女的二十六七岁，细条个儿，方脸，戴

一副眼镜，穿一件浅蓝色灯芯绒夹克衫。进得门来，显得很冷静，很文气，从夹克衫里掏出一个信封，看看秋石，遂将目光投到我脸上，很随便地绽出一点笑，说：“送个稿。”

我把信封接过来，看了信上的字，问她：“外地的？”

“不，本市的。”

“以前没见过你投过稿。”

“不敢。”

“有啥不敢的？”

“真的不敢，这次也只是写个试试，请你们指教，发表的事不敢想。”

秋石插了一句话：“一个作者成功的秘诀是胆量，才、识、力、胆，缺一样都不行。未先走路，就该相信自己的脚力。”

她侧过头对着秋石笑了一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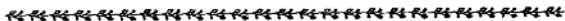
我拖过一把椅子，请她坐。

“不坐了，我走。稿子看后，不能发也不用退了，扔废纸篓里就行了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把作者的稿子扔到废纸篓里，这是没道德的编辑。放心吧，有回音。”

“我说真话。”她说。

我问：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

“红星小学的。”

“老师？请把你的手机号码留下来。”

她从我的桌上取过笔，在她的信封上写了电话号码，说是单位的，上班时间找得到，下班就不在了。

她一走，我就撕开信封，展开稿子看了姓名，她叫路珠。稿子题目是《观道》。看了这个题目，我觉得不像小说题目，像个杂文题目。不过，稿子的字写得很清秀，有硬笔书法的味道，字势的形体美，笔画的动态美，有清风出袖、明月入怀的意境。我漫不经心地看了下去，是欣赏。这一看，倒使我诧异，作品虽是常人语，却有“生”感，虽不乏幼稚，但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些来稿，小溪企图要唱出大海的歌，那样的力气不足。我带着一丝兴奋，一口气把稿读完，禁不住骂人：“这个狗日的姓路的女人，简直是她妈的才女。”我每次看到一篇好稿，总要骂人，惹得秋石必定要急不可耐地看那稿。我们有共同的欣赏水平，只是他比我小三岁，我先到编辑部，当的是主任，所以，我只要说好的稿，他必然看得中。他伸过手几乎是夺了我手中的稿，很快看完，脸上有掩不住的笑容：“显然这女人是练过功夫的，这正如古人说的，小作家人所常言，我言寡之，大作家是

人所难言，我言易之。这个女人不是大路货。”

我说：“她这个主题也不错，当一个人遭受到挫折、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时，很容易灰心丧志，因此，要设法恢复当初的信念，立下贯彻到底的决心。这是一个催人向上的作品，我看正好可以发这一期刊物的头条。”

秋石说豁格，可以为刊物增色了。

我当即按她写在信封上的电话号码打去电话，通报了我的姓名，说了她的稿子的处理结果。她在电话中加快了呼吸的节奏，说：“田老师，也许你抬举我了，我的水平没有你说的这么高吧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抬举，马上发排。”

她说：“田老师，太感谢你了！”

路珠的作品一发表，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，一下子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，以后，每隔十天八天，她总有一篇稿寄到编辑部，里面附上两句简单的话，说代课很忙，不能聆听面教。

我们成了熟人，彼此了解似乎极深了，我几乎每期刊物都发了她的作品。

她经常打电话向我讨教，语气是那样的真诚。我说，作家不是教出来的，世上任何一宗手艺都可以带徒弟，唯有作家靠自己在苦道上挣扎。我

说的也是实话，但如果硬说可以教的话，那么，这个老师不是教理论和经验，只能充分肯定习作的成功之处，让初学写作的人掌握自己的那点成功经验，使自尊心得到满足，在愉悦中前进。

那天，路殊在电话中对我讲，她要约我走走。我没有推辞，同时，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一个女人请男人散步，应该是男人的幸福。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婚姻之外的女人约我散步这等事。我按约定的时间去了红星小学。校园的大门左侧，有根水泥电杆，我靠在那儿等她。落日的余晖把电杆和我影子，一同照得极长。那边有一条林荫道，通往烈士陵园，很幽静，行人不多，只有一对恋人，靠得极紧，慢慢地往前移步。走至一棵松树树下，那男的搂了女的，一阵热烈的亲吻，那么投入，那么忘我，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世界。直到烈士陵园那边过来了一个老人，他们才松了环着的臂膀，又目不斜视地向前走去。

我收回目光，看看校门口，见路殊走了出来，她穿得不艳，是一件乌红的布袄。她大方地冲我笑笑，叫我田老师。我从电杆那儿走过去，把长长的身影像她射去，接近她时，我有点羞，身上也有些泛热，但终究感到身价上胜她一筹，故也就变得自然起来。我们随便地向前走去。



我说：“这地方很美。”

她说：“是美，但我没去欣赏这里的美，我只觉得那边战死的烈士好像永远立着，太阳也能照出他们长长的影子。”

说到影子，我看了一下西边天际，夕阳已落，天地也在昏暗了。我说：“能感到烈士没有倒下而且能被太阳照出影子的这种感觉，是感情上的崇高，在理性上已进入了美学。你的那篇《观道》，正是你这种思想的产物。”

她邀我散步的目的，无外乎要听听我对她的作品的评价，抑或想听听创作上的秘诀，见我把话说到她的作品，便很乐意地谈到了人生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喜欢明亮的主题，喜欢人永世不死。真的，人活着，只要看见太阳，身强力壮，有健康和温暖，能够开怀狂笑，奔向自己面前的光荣，觉得自己有呼吸着的肺，跳动的心，明辨是非的意志，能够谈论、思想、希望、恋爱，有母亲，有光明，这是最幸福的了。我的《观道》就是在这种潜意识的激动中写出来的，首先交给我丈夫看，他说不是个东西，贬得一无是处，我当时很气，又不能说他评价的不对。把稿放了半个月，那天阳光明媚，我又听了宋祖英的一支抒情歌，陡地很兴奋，坐在阳台上又翻看这稿，觉得对心灵上有



点小小的敲击，这样，才大着胆送到你们那里，如果得到了好评，我就继续写；如果枪毙了，发誓再不走这条路。没算到，你们给了我这么高的抬举，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”

我说：“创作的人，要有‘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’的韧劲，有失败了再战的勇气，这样啥事都能成功。”

“咋解释？”

“就是说，辛辛苦苦搬运泥土，造成一座九仞高的山，最后只要倒上一撮箕的土，就大功告成了，假使在这时放弃，一切付出都完了。”

“我丈夫是不主张我写东西的，说女人应该做贤妻良母，持帚扫洒。所以，我走这条路有双重的压力。”

“现在看到你的作品发表后影响，他怎么评价？”

“说是两种原因：一是男编辑发女作者作品，出于交情；二是鼓励。他这人说笨又不算笨，说高雅，又缺乏男人的气度。我们之间很少有说得拢的时间。”

我知道，一般女人是不谈论自己丈夫的，既然谈，必定夫妻之间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。我不想谈这个，便绕弯到别的话题，问她为什么要



搞创作。”

“很简单。”她说，“我觉得女人不应该把肉体裸露于大众来炫耀价值，这实属无礼，不应代表女性；这是出卖自己的肉体，是把自己作为猥亵作品。女人爱男人要爱得真诚，不要卖弄，至少要显示一下自己内在的价值。要说创作，大概就是这点自尊起了作用。说明白点，要让人瞧得起。”

我转目看她，内心很佩服，正如秋石说的，她不是大路货。

我们从林荫道上向烈士陵园那儿漫步，路灯浑浑地亮着，两条影儿一会儿合，一会儿分，分分合合地来到耸立着的纪念碑下。

“这地势高，坐着歇歇吧。”

我见她坐了，便从兜中摸出一张纸垫着，挨着她坐下。我靠她很近，几乎挨着，却没有挨。我讨老婆时都没有进入这种状态，更不曾在黑夜里到野外和一个女人闲坐。这是一种什么关系，我没有想，我把这看成世间正常的事。男人和女人一同坐，一同说，只要不贴着肉体干欢事，都是正常交往。我两个舅官对我就有过评价，说我这个编辑和作家当得很正人君子，没有风风雨雨，没有流言蜚语，是他姐姐的福气。

“看，这里有一朵迎春花开了。”她真的为我

摘了一朵没开绽的迎春花蕾，我接过嗅嗅，香气清纯。

“看，前面万家灯火，辨别一下，哪里是你的家？哪里是我的家？”她翘手向前指着问我。

我指了一下，说远东商行的左边就是我的家。

她默默地点点头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她找不到她住的位置。

我说：“只绕这么两个弯儿，就辨别不出方向了？你的方位感很迟钝。”

她点点头，没言语。

我自然也静着。

“你夫人是干啥的？”

我说夫人是个妇科医生。

“支持你的事业？”。

我说她是个传统的女性，很贤慧，很善良，把我的事业看成她的事业。

一般的女人是不喜欢人家男人谈论自己妻子的优良，这样或多或少有些不好。她用双手将自己的脸捧着，说：“你很幸福。”

我实话实说，是很幸福。

“你今年有 35 岁？”

“38 了。”

“我到 38 岁的时候，不知道会是一个啥结局，



也许一事无成。”

“你今年二十几？”

“26。”

“再有12年事业肯定辉煌，只要你坚持走这条路。我觉得女人和男人不一样，种族的延续、风俗的形成、民族的团结，都得依赖女人，何况12个春秋的笔耕，能不成功？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：“但愿你能搀扶我。我今天算正式拜你为师了。说实话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有一群人在做作家的梦，在高叫自己的伟大，我却没佩服过他们，只喜欢读你的作品。比如那篇《影子和阿七》我读了数遍，我流过数次泪，还有那篇《梅塘夜色》，语言我至今忘不掉，给人好多的回味。”

“我是个慢手，写不出更深层次的东西。”

“欲速则不达。作品只要被读者接受了，就是好作品。”她说。

远东商行楼顶上的大钟敲响了10下，我看看天，月是半月，星也稀淡，浑浊的四周，显得清寒，一点也感受不到城市的喧闹。

“你除爱好写作，还有其他爱好没有？”

“想唱流行歌曲，但唱不好，却喜欢唱；想跳舞，但往往为舞伴发愁。再就是喜欢人家骑着摩

托车带着我兜风，骑车人不能吹□哨。”

我感到她说话很幽默，我笑了一下说：“哪天有机会了，请你好好唱几支歌我录下来，写稿累了，编稿累了，就打开听听。我要是会跳舞，就做你的舞伴，可惜蹩脚得很，不会跳。□哨我不喜欢打，也不会骑摩托车。”

她一串清脆的笑声便出了□。

“走吧，今天我请你出来玩，我很幸福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，结识你这么个才女很幸运。”

就在我们坐着的不远处，一棵矮松下，我看到好像是黄昏时见到的那对恋人，他们仍是那般我行我素，不顾四周，搂抱着倒在草地上，干着他们需要的事情。

路珠说：“他们很有胆量。”

我说：“初恋的人。爱情就需要这种勇气和胆量。”

“10点多了，你夫人会责怪你的。”

我嘴里说没事，但还是站起身来，顺便捡起地上垫坐的纸，揉了一个团，挥臂扔到纪念碑的那一边，说可以回去了。

编辑部的电话放在秋石那边，我的电话来了，需要秋石从那边将话筒递给我。所以，凡是找我

的人，秋石都知道。我和秋石关系不错，他稳，对人心诚，平时什么话都说，无拘无束，我什么事都用不着提防他。

那天，路珠打来电话找我，秋石把话筒送过来：“路珠的。”

我接过电话说：“你好，有事吗？”

路珠说：“经常电话打扰你不好吧？”

我说：“这是很正常的事，创作的人需要的是经常交流。”

“怎么每次电话都是秋老师接的？”

“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电话放在他那边。”

“没别的意思，怕打扰他的次数多了不好。”

“放心，我和他是老朋友，能托妻寄子的知交，有什么话能对我说，也可以对他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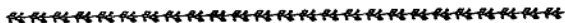
路珠在电话里笑了，遂说：“我有封信寄过来了，你收到了没有？但愿这封信不要给你托妻寄子的知交看。”

我说没收到。

“昨天寄的，今天肯定会到。”

我说我去收发室看看。

放下电话，站起身往外走，秋石说：“我发现路珠很喜欢你，每天都给你打电话，也许我接电话多了，这两天她不好意思再打，我听得出来。看



来，你的艳门开了。”

我不敢用这种事开玩笑，凭感觉，路珠是很喜欢我的，究竟喜欢到什么程度，不敢妄加猜疑，崇拜是可以发展到爱情的，但爱情并不一定就是崇拜，况且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性，是能预测到发展前途的，假若有一天她在创作上胜过了我，岂不就没有了那份爱情。我觉得女性是复杂的、神秘的、难以捉摸的、游弋不定的，是数学王国里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天书。

我刚调到编辑部时，尚未谈恋爱，也没有正式对象，现在收发室的这个老任，那时还是小任，是一只漂亮的白鸽子，我第一次和她说话，听到的是她的夸奖，她说：“你字写得蛮好的。”

我说：“不要夸奖，这算不得好字。”

她说：“我最佩服作家，所以才托人给我调到文化单位，给你们收收信也是光荣的。”

就凭这句话，我开始喜欢她了，自然有那么点想和她谈恋爱的意思。开始我有些怕羞，不知说啥好，总是把自己的小说草稿拿给她看，让她欣赏我的字，看一次，她必定要夸一次，夸一次，我们的感情就进一步。有一天，我买了一本《开放的婚姻》，上面全是男女的爱情，我觉得送给她看很有好处，至少可以沟通心理。她看了这本书，